

儒教与社会学的新地平

洪胜杓*

I. 序论：儒教与社会学

自从在十九世纪中叶,社会学在欧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出发以来,社会学与儒教的关系一贯是互不关心,互不相关的。社会学对儒教的普遍看法是,儒教是曾经支配东亚前近代社会的旧哲学,其价值和效用已消灭殆尽。唯一的例外是韦伯(Max Weber)。但是他也仅是把儒教作为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来研究的。他认为,儒教的劳动观和职业观认为体力劳动可耻,轻视技术者,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但是,最近,社会学对儒教的关心极为高涨。非常矛盾的是,打破社会学对儒教无关心的契机地反而是韩国,新加坡,台湾等东亚儒教文化圈国家迅速的经济增长。柳锡春,鞠敏镐等尝试阐明,对教育的高度热情、勤勉性、对集团的忠诚等儒教价值,对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社会迅速的产业化怎样发生了作用。此外,小仓纪藏在《韩国是一种哲学》(1998)中,试图从理气论的观点分析现代韩国社会的结构。他认为,儒教虽然表面上在韩国社会销声匿迹了,但在韩国人和韩国社会的无意识结构中仍继续存在,并铸造着作为现象的社会现实。

* 启明大学 社会学科 教授

以上的研究最关心的是分析儒教对现代韩国社会如何产生作用。最近,社会学界内部另外孕育着一种与此不同的目标,即对儒教进行学术性研究。他们试图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建构起新的社会学理论,并在其基础上一面批判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同时探索新的社会和文明建设。崔锡万、李永灿、崔凤永、金载范、郑一均、洪胜构等参与的东洋社会思想学会就在追求这样的目标。

社会学从近代西欧社会的学问出发,迄今一直都以近代西欧的思维方式及世界观为基础,认识社会学的现实。无论何种学问,其世界观的基础自然受到它所出现的时代和社会的影响。但是,认识到近代西欧的世界观并非社会学现实认识的唯一基础这一事实非常重要。另外,近代西欧的世界观正成为今天阻碍社会学发展的障碍。Alvin W·Gouldner说,“背后陈旧的假设成为制约并阻碍理论持续发展的障碍”,¹⁾现代社会学所处的状况正是如此。现代社会学不能起到社会学应起的作用,无法认识现代社会面对的根本问题,揭示新的社会发展方案,这就是现代社会学陷入危机的本质。这种现代社会学危机的背后是近代西欧的世界观。现代社会学在认识现代社会问题方面,具有先天性的缺陷。这就是因为现代社会学与现代社会是在同一世界观基础上形成的学问和现实社会,现代社会学对现代社会作出否定性认识根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为了对既存社会学的世界观基础进行反省,建构新的社会学范畴,需要探索新的世界观,这是社会学发展的紧急课题。对这一要求的迫切性相比,现代社会学者对这个问题所付出的实际努力很不够。现代社会学的危机要求根本转换看待社会的方式,但社会学者则未能对这种要求作出回应。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从开始到现在都一直先导着社会学的西欧社会学者难以摆脱近代西欧的

1) Gouldner, Alvin W.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71, p. 34.

思维模式,来重新看待对象。与此相反,数千年来,东亚社会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所以,东亚的社会学者在做这一工作方面比西欧社会学者处于有利位置。而且,东方思想不但与近代西欧思想和世界观的基础相异,还能在认识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探索发展方向方面提供全新的观点。从这种意义上讲,儒家思想可以为社会学的自我反省和新基础的建构提供很好的出发点。

在儒教世界观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社会学理论,在以下方面,既是开拓多种社会学认识现实可能性的先驱性工作,同时也具有社会学恢复在当代自我作用的重要实践意义。第一,儒教统一体的世界认识原理可以为社会学提供新的世界观基础;第二,儒教的礼思想使建构新的社会秩序理论成为可能;第三,儒教总体性的人类观使认识现代社会面临的根本社会问题并提出其解决方案成为可能;第四,儒教对待式的对立观使认识现代社会竞争的社会秩序问题成为可能,能够提供对对立的新的认识模式;第五,儒教的中和思想可以对建立新的有关社会发展的概念作出贡献。

本稿将以上面所言及的各方面为中心,探讨以下儒家思想对新社会学的建构能如何作出贡献。

Ⅱ. 儒教的社会观与社会学新世界观的基础

1. 儒教的统一体的世界认识原理

如果说近代西欧人立足于“所有存在之间的根本分离”的原理认识世界,那么“所有存在之间根本统一”的认识原理则是包括儒

教在内的传统东亚思想的共同特徵。“天人合一”或“物我一如”等用语就表现出这种统一体的世界认识原理。统一体的世界认识原理不仅强调部分与全体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而且假定个体与全体是互相包含对方的统一体。因而,试图在“一即多”,“多即一”的统一体前提下理解世界。从统一体的世界认识原理观点上来看,个体既具有自身的独自性和自律性,同时也包含着全体。统一体的观点与认为全体是分离个体之集合体的个体中心观不同。它承认个体所具有的个性和作为个别者的独特性,与认为各个部分作为个别者不具独立的生命力,只在从属于全体时才获得意义的全体中心观也不同。²⁾

在原始儒家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统一体式世界认识原理的基本模式。《中庸》始于“天命之谓性”的句节。因为天理内在于人,所以各人可以通过自觉和恢复自身的本性领悟宇宙之理,统一体的世界认识获得存在论上的根据。从这种意义上,孟子说“知其性,则知天矣”。³⁾《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中也可以发现同一认识原理。

儒教的统一体的世界认识原理特别是体系地表现在融合了佛教,道教思想新形成的宋代性理学思想里。程颐 and 朱熹吸收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佛教思想,确立了理一分殊说。比如说,理一分殊说是在总体的关联之中把握宇宙万物关系的理论。⁴⁾他们又进而提出“万物统体一乾元”、“物物一太极”、“一本万殊,万殊一本”的主张。⁵⁾

2) 金载范,〈周易的认识原理之社会学方法论的含意〉庆北大学社会学科博士学位论文,1997, p. 108.

3) 《孟子》《尽心 下》。

4) 林宗镇,《朱熹的人间观》,庆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 p. 37.

5) 侯外庐等著,朴浣植译,《宋明理学史 1》,理论与实践,1993, p. 85.

2. 统一体的世界认识原理所含有的社会学含义

(1) 社会名目论与社会实在论之对立的消除

社会学按照近代西欧的世界认识原理,以个人与社会根本上是分离的范畴为前提,展开对社会的认识活动。因此,导致了把社会看作是相互作用的个人集合体的社会有名论和认为社会是外在于个人的独立实在的社会实在论之间无法解决的社会观对立。⁶⁾统一体的世界认识原理为社会学提供了能够消除这种对立的世界观基础。从统一体的观点来看,部分与全体,个人与社会从根本上不是分离的范畴。两者不仅相互密切关联,而且部分包含全体,个人包含社会,即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根本上的统一体。所以,个体中心的社会名目论和全体中心的社会实在论之间的对立就丧失了存在的根据,从而得以消除。因为个人与社会既然相互包含,谈论社会是外在于个人的实在,还是个人的单纯集合体,再无任何意义。

(2) 提供新的社会模型

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学定义有三种支配性社会模型。就是‘工厂’模型,‘市场’模型和‘战场’模型。‘工厂’模型竞争性地生产满足欲望的对象物,‘市场’模型对满足欲望的对象物进行交易,‘战场’模型为确保更多的满足欲望的对象物而战斗。这些社会模型都是以把人看作欲望追求者为前提形成的,向往的是满足欲望的社会。因此,它们虽然可以正确地描述物质主义价值澎湃的现代社会,却不能提供可以否定现代社会的批判性视角。因而,以这些社会模型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学沦落为丧失了否定精神的一次元

6) 金载范,〈周易的认识原理之社会学方法论的含意〉庆北大学社会学科博士学位论文,1997, pp. 19-20。

的社会学。

与其相反,统一体的世界认识原理提出了‘道场’的社会模型。

如果立足于统一体的世界认识原理,人的自己实现是自觉到自身与世界之间的统一性,人通过自身的个性实现追求与世界和谐的生活。所以,理想社会就是所有社会成员觉悟的社会,即充满和谐道义的社会。道场的社会模型从这种理想社会观出发,把社会理解为其成员以觉悟为目的进行修行的场所。今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从学校、家庭到国家,工厂、市场、战场的模型在不断扩散,面对这种状况,道场的社会模型对认识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揭示现代社会的前途,具有极大意义。

(3) 概念的新解释

- ① 合理性:就现代社会学而言,合理性的意思有两种。一是个体中心的合理性,合理的行为是指通过对外部对象世界的支配和统制帮助实现个体欲求满足的行为。一是全体中心的合理性,合理的行为是指牺牲个体帮助维持全体存在及其安定的行为。相反,统一体的世界认识原理则认为为了满足个体的欲求完全征服全体(外部对象世界),或为了全体牺牲个体,这本身是非正常的关系,这种行为不可能是合理的。合理的行为是指以部分与全体的统一为目标,个体通过实现自身的个性与对象世界相协调的行为。
- ② 自由:个体中心的观点所指的自由,意味着追求自身欲望的行为不受妨碍或压抑。全体中心的观点所指的是为神或绝对权力者,民族或人类等全体服务,在对全体的意志和命令的顺从行为中感到自由。统一体的观点认为,真正的自由是修养的结果,是自觉到宇宙与自身的统一性,并将其具体体现于自己生活中时所体验到的境界。

Ⅲ. 儒教的礼思想与新社会学的社会秩序论

“社会秩序怎样能够实现?”,对这个问题,社会学典型的回答是以下三个。第一,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论,认为各人自由追求自身的欲望时自然形成秩序。他们主张的秩序与今天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论一样,是强者支配弱者的权力的秩序。第二,强制性社会秩序论,主张对违反规范的行为进行处罚,认为特别是通过国家的处罚可以形成规范的社会秩序。这种主张可见于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历史十分悠久,在社会学方面,制止理论(Deterrence Theory)可以说是个典型。第三,可见于迪尔克姆(Emile Durkheim)或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学理论,是通过社会抑制人的欲望,诱导其行为与规范保持一致的方式。他们认为,通过社会化,可以使规范在行为者身上得以内面化,从而能够维持安定的秩序。上述三种类型的社会学社会秩序论,虽然主张不同的社会秩序基础,但在都以人是欲望的追求者为前提这一点上,人类观的基础是相同的。

孔子把再现以西周的礼为基础的秩序作为自己毕生的愿望,这表明,儒教自其出发点开始就对社会秩序问题极为关心,追求恢复以礼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礼有两种含义。第一是调节人的欲望的手段,第二是表现自身本性的恰当方式。主张性恶论的荀子所持的礼思想与第一种意思的礼相近。他强调礼的形式,认为礼应规定符合情况的行为方式。主张性善论的孟子所持的礼思想与第二种意思的礼相近。他强调礼的精神,即实践者的态度。以第一种意思的礼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秩序论主张通过教育使礼内面化,从而追求社会秩序的形成,在这一点上,与迪尔克姆,帕森斯等的

社会秩序论一脉相通。以第二种意思的礼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是在现存社会学中不能找到类似形态的高层次的社会秩序论。这种形态的社会秩序论,只有以道德的本性内在于人为前提,才是可能的。这是把人看作欲望追求者的现代社会学无法展开这种社会秩序论的根本原因。经过修身的过程,自觉到自身道德的本性并使之具体化,人会自发地作出道德的行为。在此,不存在任何对人的压抑。这样,儒教的礼思想认识到现存社会学的社会秩序论所具的缺陷,为发展高层次的社会秩序论奠定了基础。

IV. 儒教的总体人间观与社会问题论

社会问题是指由于社会结构因素使人的生活受到压抑的状况。所以,“什么是社会问题?”与“人是什么样的存在?”这一人类观直接联系在一起。近代西欧社会和现代社会学中占支配地位的人类观是“追求合理地满足自身欲望的存在”。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典型的人类形态。现代社会学这种对人类本性的假定,正如孟子的‘牛山’比喻中所说的一样,如果把人类冷漠的面貌看作是人的本性,那就无从知道人类变得冷漠的原因。那样,现在状况下,文明存续本身自体都成为疑问,现代社会学却对社会体制本身根本问题的研究置之不理,把从体制内脱离的现象与社会问题一同看待,终于陷入社会问题论的异化。

儒家思想可以对这种陷入枯死状态的社会问题论重新恢复自我作出贡献。儒教的人类观是总体的。儒教把四端,喜怒哀乐等人类所具有的自然情感或生物的,社会的欲望,以及可以逻辑思考

的人类理性能力等,都作为人的特性包容在内。但是,儒教重视的人最重要的特徵是天赋的道德的本性,认为实现这种本性才是核心课题。立足于儒教的这种人类观,就能认识到现代社会根本问题,并提出其发展方案。现代社会是压抑人类本性的异化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当中,人类只忙于追求自身的利益,沦落为与自身的本性疏远的存在,埋头追求外物,减弱了对自身内心世界的关心,人的本性日渐荒废。

V. 儒教对待的对立观与对对立的新认识模式

现代社会学看待对立物的观点受到了达尔文(Charles Darwin)进化论世界观的直接影响。进化论的世界观可以概括如下。为了生存而竞争是所有生命体无法逃避的命运,是自然的状态,生存竞争的结果是自然淘汰和适者生存,这样才形成进化。进化论主张一切生命体之间的对立是利害相反的敌对的对立。进化论看待对立物观点对现代的观点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不仅是自然世界,作为一种解释人与人,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等社会世界对立的观点,它迅速扩散开来了。

今天,进化论对对立的想法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价值中立的表现——“相对而立”含有了相互敌对,反目的意思。它认为竞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发展的动力,这正是资本主义体制的运作原理。它也是自由主义思想或今天所谓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基本逻辑。

他们只注意竞争带来的效率和生产性的增加,能力的开发等

积极的结果,却不考虑消极的结果。然而,竞争,特别是激烈的竞争恶化对立双方的关系,使社会生活日趋紧张,加深内心世界的不安,产生严重的弊害。尽管如此,只站在进化论的观点上看待对立的现代社会学,认识不到这种现代社会的尖锐竞争是社会问题。

儒教看待对立物的观点与进化论迥异。儒教的对立观不是利害关系相反的敌对的对立,而是以和谐为前提的对立。‘对待’这个词很好地表现出儒教对对立的认识。所谓‘对待’是名副其实的“相对等待”。对待的对立如阴阳论形象化的表现一样,只有你存在,我的存在才可能,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对立。“阴”和“阳”各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自身得以存在。因此,不但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阴里已经有阳,阳里已经有阴,存在与对立物相互转化的,辩证的运动过程之中。用这种观点来看,现代社会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敌对的对立是极不正常的,相互破坏的对立。所以,对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对待的儒教对立观提供了可以作出解释并探索其正确变化方向的认识论模式。

VI. 儒教的中庸思想与社会发展的新意义

“发展意味着什么?”发展最普遍意思可以说是“向更理想的状态变化”。这样,发展的意思就随着“什么是理想的状态”而改变。

但是,东、西方在对理想状态的思维方式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对于理想的状态,西欧思维方式的特徵可以说是绝对主义的,要素主义的。所谓绝对主义的,要素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以特定对象具有的属性为基础,对其对象作出评价,即使对象具有的真伪,善恶,

美丑等属性随时间和空间发生变化,也认为其固定不变。在这种思考方式下,真、善、美等积极的属性达到最化,伪、恶、丑等消极属性达到最小,这种状态就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状态。

与这种西欧的传统不同,儒教用相关的思考方式认识理想的状态。包括真伪、善恶、美丑等属性的特定对象所具有的意思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不断变化。对特定对象的评价不是根据对象所具有的属性,而是通过对象与其周遍对象的关系来认识。

从相关的思考方式来看,最理想的状态是对立物之间达到均衡和协调的状态。任何东西过或不及都是问题。另外,即使取得了适当的均衡,如《周易》否卦所示,如果互相不能和谐相处,也是问题。

关于理想状态,东西方之间这种思维思惟方式上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社会发展论。西欧的观点认为,发展是历史到达完成点的直线运动。如果把自由、平等、丰饶、知识选做发展的指标,在特定的社会里,这些因素越增加,或者束缚、不平等、贫困、无知等消极因素越减少,社会就越被评价为更为发展的社会。社会学就是在这种西欧思考方式的基础上展开了社会发展论。

但是,如果以社会发展意味着根本上成为更好的世界为前提,今天,社会发展是否与科学知识的增加与经济的成长成正比例,非常令人怀疑。现代社会学发展论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反而使对发展的追求及其实现最终招致人类不幸和自身生存威胁的可能性增大了。今天,科技的迅速发展 and 经济成长成为导致地球生态界崩溃的直接原因,其结果不是创造更好的世界,而是有可能使文明的持续本身受到威胁,将地球变成任何生命体都无法生存的不毛之地,这种可能性正渐渐成为现实。如果顽固坚持绝对主义、要素主义思考方式,就从逻辑上不可能实现认识的转换。结果是以绝对主义、要素主义思考方式为基础建立的现代社会学的社会发展

论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

与此相反,儒教相关的思维方式正视现代文明的不均衡,不协调问题,追求新的均衡和协调,为构成适应时代要求的社会发展论,提供了良好的认识论基础。

VII. 结 论

儒家思想可以为组建新的社会学理论作出贡献,本稿对它的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本稿中的讨论不过是个试验,但本人确信,儒教与社会学的对话是非常有创造性的。韩国社会学现在不应仅仅急于引进和解释西欧理论。韩国社会学者不应继续执着于仅从西欧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儒教可以为社会学观察社会提供了崭新的观点,可以为社会学理论的构成提供肥沃的土壤。在这种土壤上构建崭新的社会学大厦时,我们就响应了现代社会的历史使命,韩国社会学的发展也才成为可能。为此,韩国的社会学者必须深切关心东亚传统思想,积极走向与儒教的创造性对话。